

俄罗斯目录学

俄国目录学萌芽于十一世纪。她的最早的文献是《斯拉夫寺院手稿集》(Изборнике святославаг) (1073年) 中的《神学与语言学》(Богословѣца от словес) ——包括“正确的”(即拥护宗教政权的) 图书目录和“秘密的”或叫“伪造的”(即被禁止的、不可靠的) 图书目录。寺院图书馆目录〔其中最大的一部是十五世纪末佚名的《基里洛·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手稿录》

(Описание Рукописей Кирилло-Белоз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奠定了后一个时期的书目著作的基础。值得一提的还有阿里申耶姆·维索克(Арсением Высоким) 修道院的藏书家斯巴索—普利卢斯基(Спасо-Пилуцкий) 编的《目录》(1584年)。在十七世纪的总主教的和皇家的图书馆的记录中常常遇到革命性的印本书。在俄国彼得一世以前, 最著名的著作要算《图书目录的组织》(Оглавление книг, кто их сложил)

〔1665年或1666年, 作者可能是希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Силѣвестр Медведев)〕, 提出了自己关于创作的和翻译的图书的特殊规定(1800年刊印)。

彼得大帝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自从民用活字出现(1708年)以后, 用这些活字印刷的文献总书目便出现了。1725年在彼得堡科学院成立时期, 提要书目就开始萌芽了。1742—1744年公布了科学院图书馆目录。科学院所属的公开的书店编出了营业书目(1728年)。随后, 历史(1736年)、地理(1748年)和其它方面受人欢迎的书目长编也出现了。在十八世纪, М.В.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给予目录学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 他为科学文摘的出版计划进行了活动, 号召“……在科学领域迅速开展图书清理”(全集, 第三

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1952年, 第218页)。十八世纪20年代在杂志中出现了书目评论部分和具有同样特性的独立刊物。Г.Л.巴克迈斯特(Г.Л. Бакмейстер)编辑了目录学刊物《俄国书目》(Руссische Bibliothek) (1772—89年), 目的是向外国人介绍俄国文献。最突出的是我国Н.И.诺维科夫(Н.И.Новиков)编纂的《俄罗斯作家史实辞典的经验》(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ях)

(1772年)对目录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还编辑出版了《彼得堡科学通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учё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1777年)。大马士革主教D.E.谢苗诺夫—鲁德涅夫(D.E.Семёнов-Руднев)、Н.Н.班特什—卡缅斯基(Н.Н.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А.И.波格丹诺夫(А.И.Богданов)和其它一些人在力图编制完备的俄国图书目录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创造性的贡献。

十九世纪初, 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普遍高涨, 促进了目录学的进步。1811—12年, В.Г.阿纳斯塔谢维奇(В.Г.Анастасевич)在《蜂房》(Уле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为俄国目录学奠定了科学基础。В.С.索必科夫(В.С.Сопиков)的《俄罗斯目录学的经验》(Опы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共五部分, 1813—21年初版, 1904—08年再版, 由В.Н.罗戈任(В.Н.Рогожин)校阅, 附有注释、补充和辅助索引〕一书的出版是俄国目录学产生初期的突出事件。В.С.索必科夫的著作提供了俄国在十五世纪末到1818年(基本上是1813年以前)期间, 用俄罗斯和教会语言写成的图书出版物的最完整的汇集。在《经验……》一书中, 主张从进步的立场出发挑选最好的图书, 今后只有相当广泛的阅读俄国图书的人才能担当В.А.普拉维利希科夫(В.А.Плавильщиков) А.Ф.斯米尔金(А.Ф.Смирдин)、М.Д.奥

利辛 (М. Д. Ольхин) 等商业图书馆的目录工作。也就是说, 目录学要使每一页杂志都成为一种思想政治斗争的工具。П. И. 克片 (П. И. Кеппен) 编印的专业刊物《活页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листы) (1825—26年) 出现了。还有许多俄罗斯出版物反映在 Н. А. 波列维依 (Н. А. Полевий) 的《莫斯科电讯》(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 杂志上。А. А. 克拉耶夫斯基 (А. А. Краевский) 的《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促进了图书知识的传播。В. Г. 别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的文艺批评活动对目录学有着巨大的意义; 开初在 А. А. 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上, 而后又在《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 杂志上, 他都建立了图书评论专栏。别林斯基肯定: “目录学不仅是杂志的心脏和生命, 而且也是对它的评论” (全集, 第二卷, 1953年, 第48页)。

1837年在《国民教育杂志》(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上开始了按历史、统计、地理、法律、航海事业等进行“正式”的专利书目登记。俄国的作家和学者Е. А. 巴尔霍维金 (Е. А. Балховитин) 在目录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书目之书目开始产生 [П. И. 克片、К. И. 巴济利 (К. И. Базили)、И. П. 萨哈罗夫 (И. П. Сахаров)、В. М. 温多利斯基 (В. М. Ундольский)]。

十九世纪20年代, 在思想—政治生活和科学生活等方面, 目录学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进步刊物上评论和书目专栏被用作传播革命民主思想的阵地。Н. Г. 车尔尼雪夫斯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的活动对目录学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广泛宣传“图书应该受到重视”, 而Н. А. 杜布洛留波夫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则认为应该把目录学当作进步的有意义的社会服务事业。这时期, 出现了专门刊物——《书目

员》(Библиограф)、《目录学札记》(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858—59年, 1861年)、《图书通报》(Книжный вестник) (1860—67年)。

各种不同的社会派别的代表都广泛地利用推荐书目, 由于知识界的民主团体的活动使推荐书目形成了独特的形式。起初, 她首先出现在教育文献方面 [Ф. Г. 托尔 (Ф. Г. Толл)、В. И. 沃多沃佐夫 (В. И. Водовозов) 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后在民主革命方面的特别突出的推荐书目有《奥德萨目录》(Одесский Каталог) (1882—83年), 尤其是《切利亚宾斯基指南》(Челябин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1883年), 在 Х. Д. 阿尔切夫斯基 (Х. Д. Алчевский) 领导下建立的“自由人”方面的参考书《给人民读些什么》(Что Читать Народу) (第1—2卷, 1884—89年; 第3卷, 1906年), 在自由资产阶级方面有由 И. И. 扬茹尔 (И. И. Янжул) 主编的《关于图书的图书》(Книга о книгах) (第1—2编, 1892年)。

《国民教育杂志》一直在进行文献登记, 1855年中断, 后来曾多次试图恢复, 终于在1869年在报纸《政府公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到1902年, 1877—78年中断), 杂志《出版事业指南》(Указатель по делам Печати) (在1877—78年), 年鉴《俄罗斯出版图书目录》(Список книг, вышедших в России) (1903—07年) 上恢复了新书登记。80年代以前的图书出版物辄反映在 И. И. 格拉茹诺夫 (И. И. Глазунов)、А. Ф. 巴茹诺夫 (А. Ф. Базунов)、Я. А. 伊萨柯夫 (Я. А. Исаков) 的书店目录上; 这些目录的主要编撰者是 В. И. 梅若夫 (В. И. Межов)。

在定期出版物的目录学领域, 出版了 А. Н. 涅乌斯特罗耶夫 (А. Н. Неустроев) 的《关于1703—1802年间俄国定期出

版物和著作集调查录》(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ыскание о русских повременных изданиях и сборниках за 1703—1802 гг.)

(1874年)的大部头著作。Г·Н·根纳季(Г·Н·Геннадн)编撰了第一部大型的俄国书目资料回溯指南——《俄国书目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1858年),以及《俄国作家和学者参考词典》(Справочный Словарь о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ях и учёных……)(1876—1908年)。

在改良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专科学目学知识的发展。在历史、经济、农民问题、地理、统计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数学、农业、矿业、采金业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著作,В·И·梅若夫在编辑这些著作方面起了显著作用,担负这些工作的还有兰宾娜(Ламбина)、И·佩基(И·Педи)和Н·Н·В(Н·П·Дараган и Н·С·Нестеров)、А·Д·佩达申科(А·Д·Педашенко)和其它一些人。在关于西伯利亚和土尔伯斯坦(В·Н·梅若夫)、高加索[М·М·米安萨罗夫(М·М·Миансаров)]、日卡日比斯克地区[З·М·片金娜(З·М·Пенкина)]和其它地方志目录方面同样出版了很多著作。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目录学组织:1889年建立了莫斯科目录学小组(Московски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1900年在莫斯科大学成立了俄国目录学协会(Русско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во)。当然,这些组织都注意到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出版了《图书学》(Книговедение)杂志(1894—96年)和《目录学通报》(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вестия)。1899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俄国图书馆协会(Русское библ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во)。1901年俄国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加入了国际目录学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

ссия),在科学院中建立了国际书目局(Бюр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目录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社会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大民主团体的书目出版物都具有政治的、教育的和科学情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荐书目也出现了。她通过“劳动解放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反映为数有限的文献,在《消息报》(Нскра)、《真理报》(Правда)、《教育》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和其它报刊上,以及在《1908年年历》(Календаре для всех на 1908 год)、《1914年工人指南》(Спутнике рабочего на 1914 год)等上面登载关于新出版的报纸和小册子的书单、一览表和广告。П·列别杰夫(П·Лебедев)的《社会民主党和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П·Керженцев;第2版,1906年)和С·Г·斯特鲁米林(С·Г·Струмилин)的《社会民主党应该读些什么》(Что читать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у)(1906年)都是一些重要著作。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书目著作是列宁在1914年写的并载入他写的《卡尔·马克思》(Карл Маркс)一文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目录(发表在《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28卷,第7版,1915年)。在这个书目中十分显明地体现了在选择文献方面的共产主义原则,按照思想倾向来区分派别,以及对每个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实质进行扼要的评述。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书目也得到很大发展[如在1906年和1908—11年等时期,有К·Н·杰鲁诺夫(К·Н·дерунов)的著作《普通图书馆目录》(《Примерный библиотечный каталог》);在1911—17年间有Н·В·弗拉季斯拉夫列夫(Н·В·Владиславлев)的处女作——丛书《读什么》(Что читать),以及1911—14年的目录学年鉴]。这一派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是一

部大型书目著作——《书林概述》(Среди книг)的作者Н·А·鲁巴金(Н·А·рубакин)(第2版,1911—15年)。由于这部著作的第二版出版,В·И·列宁发表了评论,表达了对这种形式出版物的极大兴趣,同时在评论中指出,本书编者在用折衷主义来掩饰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参阅全集,第5版,第25卷,第111—114页)。

专科学目学得到迅速发展:技术和工业、运输业、许多自然科学问题的书目出现了,历史学、斯拉夫民族学、统计学、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医学和其它方面的书目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专科学目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俄国数学、应用科学、医学和兽医文献指南》(Указатель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математике, чистым и прикладны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медицине и ветеринарии)是在1872—91年(1873—1894年)和1899—1906年(1901—13年)间,由Н·А·本格(Н·А·Бунге)和В·К·索温斯基(В·К·Совинский)负责编辑的,В·В·博贝宁(В·В·Бобынин)的《1587—1816年俄国物理——数学书目》

(Русская физико—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за 1587—1816)(1—3卷,1885—1900年);1901—13年间的《关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俄国书目》(Рус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ю и математике)(1—9卷,1904—17年);А·В·梅济耶尔(А·В·Мезьер)的《从九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с XІ по XІХ век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1—2编,1899—1902年);Н·西尼亚夫斯基(Н·Синиавский)和М·齐亚夫洛夫斯基(М·Цявловский)的《1814—1837年出版物中的普希金》(Пушкин в печати 1814—1837年)(1914年),以及Н·П·扎戈斯金(Н·П·Загоскин)、С·Р·明茨洛夫(С·Р·Минцлов)、Д·Н·泽列宁

(Д·Н·Зеленин)等人的著作。对目录学有意义的科学著作中,值得一提的还有В·С·伊孔尼科夫(В·С·Иконников)的《俄国历史编纂学的经验》(Опыт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1891—1908年)。

典型的书目著作还有Н·М·利索夫斯基(Н·М·Лисовский)的目录《1703—1900年代的俄国定期出版物》(Русская периодическая печать, 1703—1900 гг.)

(1915年)在С·А·文格罗夫(С·А·Венгеров)[《俄国作家和学者评传辞典》(Крит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учёных...)第1版,1—6卷,1889—1904年,以及《俄国作家史料辞典》(Источники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1—4卷,1900—1917年],Д·Д·亚济科夫(Д·Д·Языков)[《已故俄国作家的生活和著作评述》(Обзор жизни и трудов покойны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писательниц)1—13世纪,1885—1916年]和其它作家的著作中,目录学得到广阔的发展。地方志目录(立陶宛、阿斯特拉罕、库巴等)也得到继续发展。

在书目之书目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著作[1890年Н·Ф·博卡切夫(Н·Ф·Бокчев)和1898年Н·П·斯米尔诺夫(Н·П·Смирнов)的图书馆目录,1912年的《Д·В·乌里扬斯克的图书馆》2卷,以及百科全书中的一些条目]。Б·С·博得纳尔斯基(Б·С·Боднарский)对这种书目体例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俄国书目之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的目录刊载于《书目通报》杂志(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вестия)(1913—25年和1929年,1918—30年分4册单独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现代书目资料指南。

但是,目录学领域最巨大的变革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借助于1907年建立的周刊

(下转第90页)

服务读者三十八年

姜世长

我于1944年6月进入北京图书馆作练习生，当时我只是一个年仅十六周岁的初中毕业生。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家庭要是能读到初中毕业是很少有的了，我在我们家真可以称得上是“高级”知识份子，可是在工作上我却是一无所知，既没有专业又没有文化。

三十八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做阅览工作，它给了我大量接触读者的机会，我可以向读者学习，读者是各个学科的专家，这样，我就有了各个学科不少的老师。老师是园丁、桃李满天下，而我的老师却是满天下，三十八年中我除去参加了一次图书馆学专业的讲习班，学习了一年多的英语外，其余大都是向读者学习。学习的方法有多种，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熟读者请教；读者通过查资料解决的问题，我记下来又可向别位读者推荐。这样，既节省了读者查资料的时间，也使我增长了知识，于是我就感觉到，做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特别是做阅览工作，直接接触读者的人，能有专业更好，但是实际知识面广，会更好，更能帮助读者解决问题。由于三十八年的阅览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加上一些老辈的图书馆工作者，和一些青年专业者对我的帮助，还有拜读者为师，使我能够较熟练的胜任了工作，也得到过读者的好评。

这次国务院颁布的《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最初我想业务职称总还是一个学术职称，要有专业有学历与我可能没什么缘份，又有人对我说你一生只做图书馆工作，应该申请，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最后经本人申请，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评定为馆员，这不但合乎我的愿望，也是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三十八年从不懈怠地服务读者的最大鼓励，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前，图书馆的职称评定工作正在逐步推开。通过职称评定，对每一个申请者来说是对自己工作作一次历史回顾和总结的极好机会。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工作经验和成就（包括著译作），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措施等等，都须作认真思考并将得到实事求是的评定。”为便于交流，本刊将陆续选刊一些写得较好的业务自传，切盼各馆将本馆评定职称中的好材料推荐给我们。这期，我们选登了北京图书馆评定馆员职称的几个同志的自述材料。

——编者附言

（上接第94页）

《图书年鉴》（Книжной летописи），对图书出版物的国家登记进行了调整，这个刊物是由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出版，由А·Д·托

罗波夫（А·Д·Торопов）编辑的。1917年5月彼得格勒建立了俄罗斯图书学院〔院长是С·А·文格罗夫（С·А·Венгеров）〕。（乔好勤 彭斐章译校）